



马平 著

香车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车

马平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360-4928-4

I. 香...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3110 号

责任编辑: 申霞艳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7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编辑部: 020-3759213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1..... 第一部

第二部69

145..... 第三部

我们还不能说上路就上路。我是县政府的小车司机，出车之前总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这一次，我送栾副县长去省城，出发前他把我叫到一边，说：“去买一盒安全套。”

这时候我们在县政府大楼前面的草坪旁边，枣红色桑塔纳轿车还停在车库里。栾副县长望着一棵小叶榕，声音并不是压得很低，就像要我带上开会用的什么材料。小叶榕下面，县长正在跟交通局长谈工作，我相信他们没有听见这句话，因为县长情绪很激动，而肥胖的交通局长好像也没了往日的好脾气，看样子他们要吵起来。

你知道，一个领导让他的司机代买安全套，两个人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没错，在县政府大院，谁都知道我是通过栾副县长调进来的。按规定副县长是不配备固定司机的，但我已经为他开专车好几年了。所以，我不能标出我们县是地图上的哪一个点，你最好也不要对号入座，现在哪个县政府大楼前面没个草坪小叶榕什么的。我要是暴露了我们县的名字，就会有人到处去吹某某县的副县长出差之前让司机为他买安全套，并且像吹气球一样把安全套越吹越大，弄不好这个恶性膨胀的气球会带着我从县政府大院里飞出去。

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正是上午上班时间，我拿着黑色公文包往外走，见了谁都像不认识，只想尽快完成领导



交给我的任务，早一点向省城赶路。要是有人问我干什么去，我就说买风油精，或者遮阳帽。谁遇上这样的事会实话实说呢？

要说实话，我现在基本上不用安全套了。我老婆在排卵期绝不会和我过性生活，何况她现在经常在床上拒绝我，更何况她现在还排不排卵都不一定，卵这个东西肉眼又看不见。我老婆开了一个小药店，那里就有安全套，但我总不能去对她说领导要带一盒安全套去出差，弄不好她倒要怀疑我有备无患出差在外大展宏图，那就真是没有卵也有卵了。

我走进一家药店。店里就一个卖药的女人，年龄大概和我不差上下，有几分姿色。她曾经搭过我的车，也算是我老婆的同行，自然大家都认识，我知道她叫焦凤梅。她对我笑了一下，用淡淡的鼻音问：“老婆的药，不管用了？”

我说：“我这病，就你的药治得好。”

她听了我的话，眼睛立即眯了起来：“什么时候去省城呀？我想搭你的车，也让我当一回县长呀！”

我说：“你要是当县长，我第一个申请为你开车。”

她瞪了我一眼：“县长不是人当的？真要把我推上那个位子，我照样干得下来！”

你看，一个卖药的都认为是搞政治的行家里手，和县政府的那些秘书一样。我和他们不一样，除了开车，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别的什么。

她接着说：“你们那个副县长邵萍，我还不了解她吗？我只卖药，她……”

年轻漂亮的邵副县长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敲了敲玻璃

柜，然后指了指安全套：“这个也是药吗？”

她探头看了看，眼睛又眯了起来，说话的声调也变了，好像我是来与她接头的，已经对上了暗号。她小声问：“你喜欢穿着袜子洗脚呀？”

“车用。”我一本正经地说，“车跑久了就漏油。”

“哟，我这店改卖汽车配件了！”她用鼻音怪笑着，“我知道，你买这个不是和老婆用。你不用向我解释，这正常得很，但你要小心，那些小姐满身都是虫呀！”

我想我得尽快离开这药店，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她。她举着钞票对着阳光照了照，我注意到她蓄着长指甲。

她为我打了八折。她说：“你哪天去省城，告诉我一声。”

柜台上有一张废报纸，我一边撕报纸包安全套一边说：“要是去，我提前通知你。”

这时候，县政府办公室的黄副主任突然闯了进来。他用手按着胃部，一定是胃痛又犯了。

“你还没走？不要忘了杀毒软件。一定要买正版！”

黄副主任一见我就这样说。他是一个出名的啰嗦的人，常常告诫我“别忘了给车加油”。还好，他没看见安全套，要不他还得告诫我怎样正确使用安全套。他托我从省城为他捎电脑杀毒软件，都写在纸片上了，说买回来再给我钱，就像过去捎胃药捎熨衣板捎外国拖把一样。从昨天到今天，他见了我就说买杀毒软件的事，大概已经说了一百遍了。

焦凤梅问我：“你是要下乡吧？”

黄副主任抢在我前头说：“他送领导去省城开会，一



个关于环保的会。”

焦凤梅一定后悔给我打八折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趁黄副主任催她拿药的当儿溜出药店，但她那重重的鼻音还是追了出来：“喂，主任！我的儿子快初中毕业了，你给帮帮忙，让我的儿子也去给县长开车呀……”

2

我出了一身汗，几乎是一路逃进车库的。我把车发动起来，接着把空调打开了。油箱在昨天下午就加满了，几个纸箱也已经在昨天夜里装上了车。纸箱都很轻，用透明胶布密封着，栾副县长亲自往后备厢里小心轻放的时候，就像在放睡着了的婴儿。某一个纸箱里大概捂着一个大嘴瓦罐。前不久在乡下，一个乡长把不知什么年代的一个瓦罐抱上车，我以为瓦罐里有一只乌龟或一条鱼，却什么也没有，栾副县长一直把瓦罐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我把枣红色桑塔纳轿车慢慢开出来，停在草坪旁边，从包里取出那盒安全套。我的包上有“某某县民政局赠”的字样。我注意到安全套的盒子上有“10只装”的字样，没问题，栾副县长出差三天够用了。他越来越忙了，也越来越信任我了。但是，焦凤梅要是一怒之下向我老婆告密，会怎么说呢？她或许会说：“你男人真会过日子呀！他知道，在大城市买安全套，谁会给他打折呀……”

这女人应该知道，不是我不想让她搭车，去省城路途遥远，我巴不得车上有一个女人，一个爱眯眼的风骚女人。过去我开大车，那没说的，我在车上就是王。但现在

我在小车上只能算一个跟班，我说了不算，要领导点头才行。

我用废报纸把安全套重新包好，随手塞进车门上的手套箱。透过车窗，我看见交通局长独自一人站在小叶榕下面，一团小小的树阴遮不住他的大肚皮。我还看见秘书小汪提着一只沉沉的塑料袋走过来。小汪爱下围棋，两根指头像拈着一枚围棋一样轻轻敲了敲车门。我打开车门接过东西，一看是五瓶矿泉水，就对他挤一下眼：“这怎么分？”

“领导两瓶，你三瓶。”小汪也挤一下眼，“你比领导辛苦。”

这时候栾副县长从大楼里出来了，右手提着鳄鱼皮公文包，左手提着密码箱。交通局长连忙迎上去，栾县长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一步也没有停。小汪在外面打开右边的车门，我在里面接过密码箱丢到后座上。栾县长高大的身躯歪上来，车身向他那边微微一斜。交通局长像皮球一样滚过来，我用不着再看栾县长的表情就让车开动了，一条粗短的胳膊在车窗外面一晃，就像是在与我们挥手道别。

栾副县长往椅背上一仰，说：“先去罐头厂。”

不用问，要么是去上货，要么是去载人，说不定是一个年轻女人要搭车。这就让我想到了安全套。我让车速慢下来，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从手套箱里拿出安全套递给他。我听见咖啡色鳄鱼皮撕开又合上的熟悉的声音。

车从焦凤梅的药店门口经过，真是不凑巧，一辆摩托在那儿撞了人，围观的人阻塞了道路，焦凤梅也在店外看热闹。我赶紧把车倒回来，绕小巷去罐头厂。我忌讳一出



门就开倒车，总觉得这样上路会磕磕绊绊。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着一个小铜钟，上面的四个字比米粒还小，是“出入平安”。平安钟是黄羊岭上的谷道士在春天里送给我的，我喜欢这个叮叮当当的平安钟，但我不喜欢那个故弄玄虚的谷道士。栾副县长正好和我相反。昨天我开车送他下乡检查抗旱，他在回来的路上说：“这个钟，如果没经过谷道士的手，就一钱不值。”

今年我们县的旱象是“百年不遇”。昨天下乡回来从黄羊岭下经过，栾副县长说天旱成这个样子，我们给谷道士送一箱矿泉水去吧。车上有一箱矿泉水，是一个副乡长搬上来的。车向黄羊岭上爬的时候，后备厢里突然安静下来，而这之前那里面好像一直水声不断。你知道原封未动的矿泉水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但乡下大多是碎石公路，在坑坑洼洼里开车，你真是想听什么声音就有什么声音。上黄羊岭的路却已经铺了沥青，县上为整治这条路拨了专款。黄羊岭上的黄羊观在解放前就有名气，但在“文革”中被毁，十年前才重建起来，五年前从外省来了一个姓谷的道士住持。谷道士名气越来越大，弄得市里要在河上架一座桥都得派专车把他接去，让他看看新桥会不会伤了风水。有一天，谷道士被请到我们县财政局门口，他说县财政局的大门正对着山口，县上再多的钱也会让风刮了去。县上的领导当真信了他的话，按他指定的地盘搬迁了财政局，先让风吹走了几百万，县财政反倒越来越吃紧，早就说要给栾副县长换一辆新车，却一直不能兑现。

我是不大相信那个谷道士的。他第一次为我卜卦，说我老婆是老干部的女儿，并且学历不低。我的岳父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就算老干部吧，但要说我老婆的学历，她可



是初中没毕业就回到村里跟她叔父学医了。栾副县长对我说：“你家春美虽然学历不高，但依我看，她的智商一个大学生的也比不了。”我乐意接受这个意见，也乐意接受谷道士给我的小铜钟，这样的铜钟总比从地摊上买的有灵性。

车不能开到黄羊观，我们得下车步行。我搬出那箱矿泉水放在地上，等我锁好后备厢，栾副县长已经扛着矿泉水开始爬一道斜坡了。我慌忙小跑着跟上去，跳着脚跟他争，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在夕阳下面晃来晃去。他说：“谷道士在前面，看把他惊动了！”

谷道士提着一把青菜走在前面，那一身旧道袍让我两眼发黑。夕阳下的黄羊岭却是红色的。栾副县长放慢脚步，好像提着青菜的道士算不得真正的道士，得等他进了黄羊观才能见面。

入了黄羊观坐定，栾副县长问：“道长近日吃水不成问题吧？”

谷道士说：“心中有水，水则无处不在。”

这答非所问的话竟让栾副县长频频点头：“道长的觉悟就是高啊！”

这位上了年纪的道士并不见有什么仙风道骨，只是眉毛浓一些罢了。栾副县长打开纸箱，取出一瓶矿泉水递到谷道士手上。谷道士拧开瓶盖，小心地倒了一点矿泉水在左手的中指上，轻轻朝空中一弹，一滴或者两滴水在我眨眼的时候飞走了。

栾副县长对谷道士说了几句旱情，就像是在给领导汇报似的。他接着说：“明天我要去一趟省城。”

谷道士微微闭着眼睛，问：“车上要搭乘一个小儿



吧？”

栾副县长看看我，我摇摇头。我觉得道观里比外面凉快多了。栾副县长却用餐巾纸不停地拍着脸上的汗，一边拍一边说：“到时可说不定。有人要搭车，我一般都不拒绝。”

谷道士说：“这次最好不要搭乘小儿。”

“为何？”

“小儿一啼哭，夜就长了，梦就多了。”

栾副县长点点头，心领神会的神情有点像是从秘书们那里模仿来的。

谷道士说：“此次西去，你定能马到成功，大胜而还。”

听了这话，我想不会是去西天取经吧？

栾副县长把擦过汗的餐巾纸展开，翻过来折叠好，再轻轻拍了拍脸上的汗。他说：“你是真人，我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倒要测一测，这次市上动班子，县委书记能不能上去当副市长？”

谷道士放下矿泉水，变戏法似的排出几枚铜钱，说：“抗旱诸事且放一边，一心只想心系之事。”

栾副县长立即双目紧闭，我知道他心里在不停地念叨：“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哗啦”一声，铜钱从谷道士手中飞出，散落在一张旧桌子上。谷道士拿出一支普通的圆珠笔，在一张纸上划拉一阵，抬起头说：“好卦相。”

栾副县长说：“我乃俗人，不懂道法，敬请道长指点。”

谷道士收起纸说：“你们的官运一字排开，都是一路

往上升啊!”

栾副县长燃起一炷香，对不知哪一路的神仙深埋着头，我仿佛听见那一串词儿还在他肚子里滚动：“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但他烧完香对谷道士说：“我祈求神仙保佑，早降甘霖，以解眼下大旱之急!”

谷道士一副仰观天相的派头，尽管屋瓦挡住了视线，但他还是高深莫测地说：“阴晴圆缺，风霜雨雪，一切自有天数。”

我在一旁闲着也是闲着，也燃起一炷香。我既不会在心里不停地念“县长司机县长司机”，也不会祈求老天降雨，要是神仙显灵马上就下了雨，道路泥泞我还不好开车呢。我在心里默念着：神仙啊，保佑保佑我的夫妻关系吧……

烧完香，我看见栾副县长拿出几张功德钱。我要是掏出一点小钱，说不定神仙会瞧不起，就像给领导送礼太薄，达不到目的不说，反而得罪了。

起身告辞的时候，栾副县长忽然想起什么，问：“此次西去，还有什么禁忌?”

谷道士仿佛已不好意思再麻烦铜钱，就闭上眼睛掐起了手指头，然后说了句医生的口头禅：“不饮酒为好。”

要是他说“不沾女人为好”，我大概就不会去买安全套了。

3

我读过一年高中，知道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栾副县





长对谷道士说话，我听起来就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言。他在台上照着稿子讲话，当然用的是标准的书面语言。按我的理解，“栾副县长”也属于书面语言，换成口头语言就是“栾县长”。我从来没叫过“栾副县长”，就是县长当面也叫他“栾县长”。

栾副县长在市里和省里都有后台，他即将越过常务副县长直接升任县长的消息已经在全县传开，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过些日子我就要成为县长专职司机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不能图省事直接写成“栾县长”，不能给他惹出什么白纸黑字的麻烦。

我调进县政府之前，在县运输公司开大车。我的父亲在县运输公司开了几十年大车，过去在村里人眼里，这可是和当县长不相上下的工作。眼看子女顶替的政策要变，父亲赶紧办了病退让我顶了班，然后手把手教我开车。我个子不高，但没有什么生理缺陷，上门提亲的人差点踢破我家门槛，包括村支书派来的媒人。村支书的独生女儿春美的美貌是远近闻名的，她回村里当了医生，鲜亮得就像刚刚浸好的酒精棉球。春美能够看上我，完全是因为我的手里有一个方向盘。你知道，这个早就不值价了。

现在想起来，我和春美过去在月亮下面说过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书面语言。

一天夜里，我开着大卡车回到月亮湾，进村时鸣了好一阵喇叭。月亮很大，近处的摸鱼河在月色里闪着亮光。春美和我一样高，但她的影子不知为什么比我的影子长。我悄悄地让我的影子和她的影子叠在一起，说：“开夜车的时候，只要有月亮，我就特别想你。”

春美绞着她的长辫子，低着头：“我做梦的时候，总

听见汽车叫。”

我说：“我在月光里开车，想你的时候就不停地按喇叭，喇叭穿越千山万岭，飞进你的梦里了。”

“车喇叭能长翅膀吗？”

“只要有月亮，什么都能长翅膀。”

“你也会长翅膀吗？”

我望着月亮说：“我们都长翅膀，一起飞到月亮里面去……”

春美笑出声来：“我看你是想开飞机了。”

我低下头，望着闪闪发亮的摸鱼河，突然背了两句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古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春美问：“这是写我们月亮湾吗？”

我点点头。

“谁写的？”

“李白。”

十几年后我在儿子的《妈妈教我读古诗》那本书里读到这两句诗，才知道是王维写的，脸红了好一阵子，幸好春美压根儿就不会去翻那本书，或许她早就把我背过的两句诗忘了。我在三十几岁时拿起了小学生读的书，特意死记硬背下了这首题为《山居秋暝》的古诗。那本书上有几十首古诗，除了“锄禾日当午”和“床前明月光”之外我都没有读过，我就像和自己赌气似的把那些古诗全都背了下来。但我在那本书里没有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两句诗是我的初中同学田富贵写在一个塑料封皮笔记本上送给我的，要不是我在黄副主任家里见到这两句诗，我会一直认为那是田富贵写的。田富贵是做小生意的，黄副主任会在墙壁上挂他的诗？





当时春美被李白唬住了，说：“我听说你在学校里语文成绩好。要是你爹过去是坐办公室的，你顶了他的班，说不定能坐成一个大笔杆子呢！”

我对她的话一点也不介意，还恬不知耻地说：“大地是一张纸，我开着车在上面纵横驰骋，什么样的锦绣文章做不出来呀！”

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这样“书面”的话了。什么狗屁文章没做出来，铁饭碗却是说破就要破了。县运输公司一直走下坡路，突然决定改制，要把所有的车折价卖给私人。我是没什么积蓄的，一想到贷一笔款去和别人竞争，心里就没了底。像我这种情况的，都纷纷托门子跳到好一点的单位去。我想到了我爹，他经常在家里吹他与栾副县长关系如何如何，说不定他还真能发挥一点余热。我回到月亮湾对他一说，他却面露难色，因为他曾经结识的是栾乡长，也就开着大卡车从外县为人家拉回来一副柏木棺材。我们县木材奇缺，当时栾乡长的母亲病得快不行了，棺材却没有着落，要不是我爹在那些重要关口跑了二十几年，栾乡长就是亲自出马，也不一定能通过一个又一个木材检查站，把棺材顺顺当当运回来。老爹硬着头皮去县城见栾副县长，事情竟是出奇的顺利，一个月之内我就调进县政府当上了小车司机。老爹摇头晃脑说：“人一辈子就是要多做好事呀！我不做好事，能巴结上一个副县长？”我知道“巴结”用得不对，应该用“结交”什么的。老爹没文化，他毕竟没上过高中。我虽然只读了一年高中，却有一张高中文凭，因为老爹从县城为我的中学校长捎带过席梦思。要知道，那时的席梦思要县城才卖，中学所在的小镇买不到。棺材是睡死人的，席梦思却是睡活人

的，那张高中文凭一直像席梦思一样让我感到踏实。我溜须拍马地对我的老爹老师傅奉承了几句，他老人家就飘飘然了，大大咧咧地说：“我当时真应该给栾老板提个要求，让他给你提拔个小科长什么的，那小车有什么开头呀！”

老妈却有不同意见：“我看你是狐狸没吃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开了一辈子大车，小车还没坐过呢！”

春美却露出一口白牙对我说：“总算是进了县政府，说不定领导一高兴，哪天不让你开车了，真混出一个科长局长来，月亮湾顶上就冒青烟了！”

4

一个上了年纪的红脸男人站在罐头厂大门外面。栾副县长示意我停了车，那人拉开后门爬上来，悄声说：“往里走。”

罐头厂早已破产，牌子都摘了好几年了，但一片楼房还是老样子。我知道，这厂子是那些败家子搞垮的。我的表弟在这儿当工人的时候，经常在夜里把一箱一箱罐头偷出来，扛到运输公司分给我的那间小屋里，所以他要一把小屋门上的钥匙，我都不好意思不给他。起初我真以为他是要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写诗呢，后来我才知道，他总是在我出车的时候把女人带到那间小屋里去。那时候，运输公司的领导没少吃我送的罐头，我还开着大卡车顺路把各种罐头捎回月亮湾，春美还怪我乱花钱呢。除了罐头，表弟还把刊有他的诗的报刊送给我，我都差点跟他学写诗了。我调进县政府后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春美也进了城，表弟自然不能再把女人往我家里带了。有一次我